

馬迪野著
唐虞世譯

法國革命史

第四卷

中華書局印行

第四卷

熱
月
反
動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大學法
國革命史（全四冊）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

定價國幣二十四元

（郵運匯費另加）

馬迪野

Albert Mathiez

唐虞世

李虞杰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印刷者 發行處

（1316011）

法國革命史 目次

譯者序

第一卷 王位底傾覆（從一七八七年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

序

第一章 舊制度底危機……………一

第二章 貴族底反抗……………一五

第三章 三級會議……………二八

第四章 巴黎底叛亂……………三八

第五章 各州底叛亂……………四七

第六章 大宮尹辣斐葉特……………五六

第七章 法國底改造……………八一

第八章 財政問題……………九六

第九章 宗教問題……………一〇九

第十章 國王出奔……………一一九

第十一章	戰爭	一三六
------	----	-----

第十二章	王位底傾覆	一五一
------	-------	-----

第二卷 季隆黨和山嶽黨（從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至一七九六年六月二日）

第一篇 立法會議底末運

第一章	巴黎公盟和立法會議	一六三
-----	-----------	-----

第二章	九月屠殺	一七七
-----	------	-----

第三章	選舉國約會議	一九〇
-----	--------	-----

第四章	瓦爾彌戰役底勝利	二一〇
-----	----------	-----

第二篇 季隆黨政府

第一章	三日休戰	二二一
-----	------	-----

第二章	向三巨頭進攻	二三二
-----	--------	-----

第三章	第三黨底形成	二四〇
-----	--------	-----

第四章	審判國王	二四七
-----	------	-----

第五章	財政和物價	二五九
-----	-------	-----

第六章	佔領自然疆界	二六八
-----	--------	-----

第七章	第一次列強同盟	二八二
-----	---------	-----

第八章 杜穆里耶底叛國……………二八九

第九章 汪德省暴動……………二九七

第十章 季隆黨底倒台……………三〇六

第二卷 恐怖時代（從一七九六年六月二日至共和二年熱月九日）

第一章 聯邦黨底叛亂……………三二一

第二章 大公安委員會底初期工作……………三三一

第三章 一七九三年八月的危機……………三四〇

第四章 赫伯爾黨底活動和恐怖底開始……………三五一

第五章 洪秋特和瓦迪尼兩役底勝利……………三六〇

第六章 革命政府底建立……………三六八

第七章 革命的司法……………三七八

第八章 外國人底陰謀……………三八八

第九章 寬容黨……………四〇九

第十章 從『不及』到『過火』……………四二一

第十一章 諸朋黨底滅亡……………四三三

第十二章 革命政府底改組……………四四六

第十三章 弗累呂斯戰役底勝利

四五六

第十四章 熱月政變

四六六

第四卷 熱月反動（從共和二年熱月九日至共和四年霧月五日）

序

第一章 公安委員會獨裁底終結

四九一

第二章 新寬容黨

五〇九

第三章 審判加里耶和封閉雅可賓俱樂部

五三一

第四章 巴褒甫、塔里安、弗勒隆及其『青年團』

五五三

第五章 召回季隆黨議員 馬拉屍灰遷出萬神廟

五七七

第六章 赦免汪德人和樹安人

六〇二

第七章 重開教堂

六二一

第八章 第一次饑餓暴動

六四〇

第九章 白色恐怖

六五九

第十章 共和三年收月事變

六八〇

第十一章 吉伯隆戰役

六九八

第十二章 葡月暴動

七一一

附錄

法國革命的回顧……………七四二

大事表……………七六一

插圖目次

第一圖	自由神	首頁
第二圖	辣斐葉特	五七
第三圖	路易十六在發校	一三一
第四圖	羣衆侵入和攻陷推列里宮	一五七
第五圖	九月屠殺	一八一
第六圖	路易十六上斷頭台	二五九
第七圖	布里索	三〇九
第八圖	馬拉遇刺	三三五
第九圖	雅可賓俱樂部內外景	三五七
第十圖	羅伯斯庇爾	四六九
第十一圖	巴黎市	五六一
第十二圖	山嶽黨議員自殺	六九五

第十三圖

葡月事變

.....

七三七

序

本書，就時代次序來說，乃是我前著的以『科耶叢書』（Collection Armand Colin）形式出版的法國革命史之續篇。

但讀者不難看出，本書和法國革命史之間，有顯著的差別。

法國革命史受叢書篇幅所限制，未曾採納參考資料，書中徵引的文字甚至未曾註明出處。讀者祇好信任我的話，或者去參考我以前的著作。

本書則不然。感謝書店主人 麥克士·列克烈（Max Leclerc）先生底慷慨，在本書裏，我能够將我的證據寫出來，又能够在頁末添加許多的註釋。

在法國革命史裏面，我時常被追祇限於寫出結論而拋棄了那些爲此結論所憑藉的理由。在本書裏，這種缺陷就沒有了。我雖不作無益的發揮，雖避免冗長的鋪敘，却仍能自由列舉我的種種理由，而且讓讀者能够自己去審查這些理由是否正確的。

最後，麥克士·列克烈先生又要添加當時刻的幾幅圖畫在本書裏面，這些插圖本身也是史料。我斗膽代表本書讀者向他致謝。^{*}

譯者按，法文原本共有圖畫十六幅，這個譯本僅從中採用三幅。

本書雖新得種種便利，我的方法仍無改變——這一點，我需要聲明麼？我的方法始終是一樣的，始終是要根據那些以謹嚴的科學精神考證過的最可靠的史料，儘可能完全地記載一個時期的歷史，以貢獻於讀者。

我著書，并非爲了宣傳，并非爲了替甚麼黨招收黨員，而是爲了教育，爲了開通智識。當我執筆時候，我如果想到現時法國和外國各種政治派別會利用我的著作，因而有所顧慮，那我也認爲貶損價值了的。

這些行動家，無論紅黨、黑黨或白黨，儘管爲自己利益去利用我的著作罷——我祇好忍受下去了。

無論他們的讚美和辱罵，都不能使得我離開我的道路。即使歷史是過去時代的政治罷，那也不能作爲一種理由，叫歷史去做政治底奴僕，尤其現時的政治底奴僕。恰好相反，歷史要能成爲歷史，就必須完全獨立地說出它認爲真實的話。受了這真實所傷犯的人，有禍了！或寧可說，有福了，因爲這也許是進步諸條件之一呀。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於巴黎。

第一章 公安委員會獨裁底終結

我要稍微詳細一點敘述國約會議最後十五個月的內政史，從共和二年熱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羅伯斯庇爾倒台起至共和四年霧月四日（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執政府成立為止。這十五個月有一個適當的名稱，叫做『熱月反動』（反動，即後退之意。）事實上，我們的確看見，前一時代（恐怖時代）種種制度和風氣漸漸被人消滅了，而那時代執掌政權或參加政府工作的人都漸漸被人排斥和迫害。

熱月九日以前，在戰時政治的和經濟的需要脅迫之下，爲了戰勝國內外敵人，並爲了供給常陷饑餓的城市和軍隊以糧食原故，政權就漸漸集中起來了。公安委員會進一步進一步吞併了一切權力，使得國約會議祇成爲一種登記的機關。公安委員會底獨裁是建立在那些經過肅清的俱樂部身上的。俱樂部組織普遍於全法國，同時發揮監察和行政底作用，因爲政府官吏大多數加入俱樂部，而在其中佔據勢力。爲了使羣衆能盡其必需的努力以達到勝利起見，公安委員會曾採取一種堅決的民主政策。這是俱樂部推動它做的。它會限制種種貨品底最高價，以阻止國產券跌落。它會幾次撥款救濟兵士家屬和窮苦人民。它又會間接救濟匠人和工人，即是說他們參加各區會議時有工資可拿，他們又能在『革命委員會』供給糧食機關以及製造軍需機關等等，找到工作。一年長久，長褲人既享榮譽，又有實惠。人有錢，自覺慚愧。大家以『你』相稱，表示平等。樸素的長褲代替了華麗的短褲，短襖代替了燕尾服，紅軟帽代替了三角帽。

這個民主政策底主持人，是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在工匠羣中有巨大的聲望；以此聲望，他迫得國約會議接受這個民

主政策。在倒台以前不久，他受了他的朋友聖菊斯特和庫通二人贊助，又使得公安和保安兩委員會終於在熱月四日和五日聯席會議上決定去實行風月諸命令。這些風月命令，雖已通過，但那時以前尚未實行，尚限於理論的性質。這是聖菊斯特提出的，聖菊斯特要藉這些命令去沒收嫌疑分子（即國內敵人）底財產分發給貧窮的長褲人，爲的迅速造成一個斯階級，它的一切都是革命所賜予的，因爲它的財產就是革命所賜予的，因此它會出全力擁護革命。如此一來，羅伯斯庇爾就越出民主政治範圍外去了。他走上了社會革命道路。這就是促成他倒台的一個原因。*

羅伯斯庇爾及其朋友被人推翻了，或殺頭，或免職，或監禁，於是他們所代表的民主政策就喪失其主要的支持者了。這政策甚至成爲有犯罪嫌疑的，因爲它和羅伯斯庇爾主義有一種內心的聯繫。留在國約會議內的山嶽黨人，禁不起這個『羅伯斯庇爾主義』的可怕的控告。他們沒有出其全力去保衛種種民主制度。他們給了人一種印象，彷彿他們在同熱月黨鬥爭時候，不僅是爲了他們尚在號召的原則，而且是爲了他們私人的利益，同別黨的人一般。

共和國底偉大時代從此完結了。私人的衝突代替了思想的鬥爭。在私人利益、仇恨或感情前面，公安觀念黯然失色了，或竟消滅了。政客代替了政治。所有的政治偉人都死了，繼起競奪政權的人毫無能力團結穩定的多數於他們的渺小人格周圍。他們的一時的成功，沒有甚麼前途。他們互相排擠，競逐風頭，反覆無常，卑鄙轉變，祇爲的能成就他們的小事業，即使犧牲國家亦所不惜的。議會制度總含有不祥的，醜惡的，腐敗的東西，倘若沒有一些能指揮的領袖以其精神的紀律來鼓舞和約束，或一種有經驗有組織的輿論來監督，那麼這些東西，即有心計的自私主義，就要忽然爆發出來的。國約會議變成了一種市場，或巧或拙的騙子們各在其中賣弄本領。這些騙子，在觀衆面前激烈爭論，可是閉幕時間一到，他們就在幕後妥協起來，以便換個新

* 關於風月諸命令及其實行，請參考我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出版的法國革命史雜誌上發表的論文。

招牌繼續進行舊事業。議會的利害一致，如今出現了；這是以前的人所未見的。議員們私人的和集體的利益，無廉恥地同國家利益對立起來。孟德斯鳩底話說中了：『若無德行，即是說，人們若不忠心於公衆福利，那麼共和國就是一個臭皮囊，它的力量不過是少數公民底政權和衆人底放肆罷了……』（見法意第三卷第三章。）丹敦殺了頭已有四個月長久了，他的犬儒主義綱領現在才勝利，丹敦黨終於掌握了政權。羅伯斯庇爾所預言的一切，都實現了。

同前一時代的大功績和大罪惡對照起來，此時表現出來的卑賤無聊是令人痛心的。浪漫派歷史家沒有耐性看完這齣戲。彌希列著的革命史絕筆於熱月九日，好像以後的事情是不值得他提筆記載的。君主黨和保守黨應當慶幸這種破產才對罷，但寫到這臭水坑——國約會議剛沉沒其中——時，他們也不掩飾其嫌厭的。

屠羅·丹冉（Thureau-Dangin）先生寫道：『著作通史的人，寫到熱月九日以後，霧月十八日以前，那幾個既黯淡又乏味，既紛擾又空虛的年頭時候，似乎疲乏了和嫌厭了……無論是人是事，一切都低落了。……一些小卒在撐持場面，如此低落，以至於塔里安、巴拉斯一流人也成了主角。』（見一八八八年版王黨和共和黨，第一頁）

歷史家沒有權利挑選他研究的對象，沒有權利接受他所喜歡的和拋棄他所厭惡的。全部的過去都要他去研究。事實上，陰影更能顯出光亮。真實的東西是一個整體。熱月反動，我們若能仔細去研究，一步跟一步，一天接一天去研究，仍可發現其中充滿了教訓，關於議會制度解體的，以及關於民主政治缺陷的。道德家並不難從這些腐臭的史實裏求得崇高而剛強的教訓。斯巴達人，爲了醫治子弟底酒癖，便叫他們去看那些醉酒的奴隸。

熱月九日政變乃是黨派間一種聯合底結果。政府兩委員會多數人臨時與殘存的舊丹敦黨聯合，而一向處於被動地位的平原黨也加入在這聯合當中。這個聯合底推動力乃是丹敦底舊友，塔里安、弗勒隆、巴拉斯、狄翁維爾人默郎、奧伯省人庫士

亞·顧弗魯亞、雷伯爾、杜拔·克蘭塞、列宗德爾一流人，乃是所有那些腐敗的，積滿罪惡和盜賊的巡視員；當初羅伯斯庇爾提議召回他們，而且要向他們算帳。這些無廉恥的事務人物，爲了保全自己的頭顱，終於把平原黨拖着走了；他們允許平原黨要去反對風月諸法律底實行，按這些法律說，廣大的嫌疑分子生命和財產都要發生危險的。平原黨爲了害怕羅伯斯庇爾底社會政策，終於把羅伯斯庇爾犧牲了。可是平原黨在國會中扮演啞角很長久了，已經成爲習慣了，必須經過相當時間才能明白羅伯斯庇爾底倒台根本動搖了革命政府，因之供給他們機會，脫離長久的靜默狀態而去扮演主動腳色，參加政府工作。熱月政變之後一個月間，平原黨還是保持一種很卑微地位的（見杜蘭·德·邁揚底回憶錄，第二五五頁。）解放他們的，與其說是熱月九日政變本身，寧可說是這政變以後的事情，寧可說是勝利的山嶽黨人間立即發生的分化。這分化主要是丹敦黨底工作，當初也是他們倡議向羅伯斯庇爾進攻的。

政府兩委員會殘存的委員，熱月九日那天暫時贊助他們，隨後就爲了以前的遲疑不決而受他們責罵了。他們知道，這些委員之中好多人，如巴勒爾、科羅、俾約，對於他們祇有猜疑和鄙視的。當初他們被召回時候，這些委員也有一臂之力。丹敦黨認爲巴勒爾等人直至最後才與羅伯斯庇爾決裂，而且含有惋惜之意。丹敦黨認爲無須感激他們，反而應當怨恨他們。

在此條件底下，兩委員會殘存委員和那些幸免於刑罰的廢化議員之間的同盟是不會持久的。這兩方面，即一般人稱爲熱月黨右派和熱月黨左派，——這稱呼是不恰切的，總之當時並沒有這種稱呼，——亦即經營事業的山嶽黨人和主持政府的山嶽黨人，其間的聯合僅僅建立在一種消極的需要上，即二者都認爲必須摧殘羅伯斯庇爾主義，使之不能復活起來。除此以外，他們就互相反對了。他們急急忙忙，一方面從獄中放出了他們自己的黨羽，一方面把凡與羅伯斯庇爾及其朋友有關係的人都關進獄中去。杜蒲勒全家人，連婦女在內，都入獄了；『民政、警察及法庭委員會』委員赫爾曼入獄了，安德烈·杜蒙告

發他，雖然他能列舉理由辯護他被控的所謂延遲執行那些宣布陰謀犯不受法律保護的命令之罪；警官赫隆入獄了，他是丹敦黨仇恨對象，因為他曾揭破他們的面具；巴黎人朱里安入獄了，塔里安和庫士亞兩人同時告發他，他當初曾奉羅伯斯庇爾差遣，辦理重大事情；愛甫·德邁約（Eve Demaillet）入獄了，他是聖菊斯底蒙師，又曾奉委到杜倫辦事；國約會議巡視員列朋入獄了，雖然他奉派到加列峽省巡視，殺了很多的人，被羅伯斯庇爾召回；甚至許多不知名的俱樂部分子也入獄了，他們多半與羅伯斯庇爾從無私人關係，如墨茨城商人道斯加（Doska）及其妻，音樂家托洛特巴（Trotabas）等等。*……一些受聖菊斯底蒙委任的軍官，把他們的有聖菊斯底蒙簽字的委任狀送還國約會議或其委員會來，要求換新的委任狀給他們，其中須沒有簽着那個人底名字——他們不久之前才奉承這個人，如今竟咒詛他了。

可是政府委員認為刑罰羅伯斯庇爾黨并非改變政策之意。在悲劇式的熱月九日國約會議會場中，俾約·發梭以穩健主義罪名控告羅伯斯庇爾；瓦底耶則控告他保護教士，并援引卡德琳·德奧案以為佐證。熱月十一日，巴勒爾取得兩委員會一切同僚底同意，向國約會議說明熱月九日政變底意義道：『這是一種部分的震動，但毫不改變政府對內對外一切政治的、行政的和革命的設施。』但巴勒爾是個聰明人，他不會不明白他的暫時的同盟者，那些丹敦黨，心裏想甚麼和要甚麼。爲了安慰他們，他於熱月十日的報告中開頭就說：『惟有國約會議『能治理、能立法、能宣戰、能司法、能判刑；總之國約會議是一切。』他很巧妙地把兩委員會遮掩在國約會議背後，做了這些讓步之後，——他希望這些讓步始終限於口頭上的，——他就竭力宣布革命政府毫不變更了。』那些人底妄想是很希奇的，他們要攔阻法國革命底威嚴前進的步伐，要叫世上第一民族底命運

* 道斯加及其妻，由俱樂部起意，於熱月十七日被捕，至共和二年吳月七日才釋放，但托洛特巴則被解至巴黎，見勒納·巴格（René Pagny）著的革命時暴風。
城史文獻第二卷第九三七頁和第九五一頁。

向後退！』那些反對恐怖的人應當識相了。巴勒爾預先控告他們陰謀危害祖國利益。他這控告是很明白的。他接着說：『那裏（按即聖安端區域）一些偽裝的貴族黨在談論着寬容，好像革命政府未曾因此次革命更增加力量的，好像革命政府底力量，自從政權來源賦予一個剛強的靈魂於肅清後的兩委員會以來，未曾增加了一百倍的寬容麼！除了無心的錯誤之外沒有寬容。但貴族黨底詭計是大逆，他們的錯誤是罪惡！』這話不啻宣布熱月九日政變將增加新力量於恐怖之上。沒有人回答巴勒爾。他以兩委員會名義提出的告法國人書，未經辯論就通過了。書中說：『五月三十一日民衆成就了他們的革命，熱月九日國約會議則成就了它的革命。自由都向這兩次革命喝采。』

可是當天晚上丹敦黨活動起來了。其中一人列孔特爾實行他們當初許給平原黨的話，便提議那些爲甄別嫌疑分子和沒收其財產而設的『民衆委員會』，須先經過肅清，才能繼續其工作，而這肅清工作，不能如慣常那樣完全交付於兩委員會辦理，須由國約會議自己來做，即國約會議最後裁決兩委員會底提議。這是對於風月諸法律的嚴重打擊，這些法律事實上已經註銷了。熱月六日兩委員會會議決新設的四個『民衆委員會』，始終沒有成立。至於舊設的兩個『民衆委員會』，在博物館開會的，則兩個主席特郎沙爾（Trinchard）和蘇布列拉（Subleyras）都於熱月九日後以羅伯斯庇爾黨罪名被捕了，未曾任命別人接替他們的職務。*

同一次會議上，繼續列孔特爾之後，前任康塔爾省主教提波特，——他也是丹敦黨一分子，——也起來要求肅清巴黎革命法庭；據他說，這個法庭分子都是庫通和羅伯斯庇爾底私人。國約會議把他的提議交付兩委員會去審查。

* 熱月十二日，特郎沙爾關入聖柏拉紀監獄時，曾拿一塊玻璃去割自己咽喉，但沒有死。他在牢內關了好幾個月，才到革命法庭受審。——見公安委員會警察科熱

月十二日所得報告。（國立檔案庫 F7.3822 號）